

中国第一部以“茶”为题材的悬疑小说

茶经残卷

CHAJINGCANJUAN

金万藏 / 著

种茶、制茶、运茶、斗茶，你知道吗？原来茶竟有这么多讲究！

他们为了茶，走过了森林雪原、大漠沼泽、高山海岛、古老秘境，
他们的遭遇匪夷所思，却又精彩绝伦，其间更是解开了众多**千古之谜**

◎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茶经
残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茶经残卷/金万藏著. —北京: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 2011. 1

ISBN 978 - 7 - 5125 - 0165 - 2

I. ①茶… II. ①金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51642 号

茶经残卷

作 者 金万藏
责任编辑 艾 迪
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 700mm × 1000mm 16 开
18 印张 241 千字
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
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125 - 0165 - 2
定 价 26. 80 元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: 100013

总编室: (010) 64270995 传真: (010) 64271499

销售热线: (010) 64271187 64279032

传真: (010) 84257656

E-mail: icpc@95777. sina. net

http: //www. sinoread. com

茶经残卷

第一卷 佛海妖宅
第二卷 茶王隐谷

01. 祖父的愿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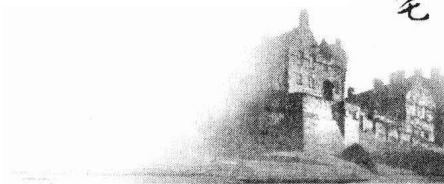
所谓茶人，就是精于茶道，或者和制茶、收茶有关的人。茶人去山野收茶时，时常遇到稀奇古怪的事情，那些诡异的经历鲜为人知，却真实地发生了，而这个神秘的故事要从我祖父说起。

我祖父叫路东浩，1900年出生于湖北天门，世代都是教书先生。那时候，国将不国，饭都吃不饱，谁还有心思念书。私塾被迫关门，为了混口饭吃，路东浩做过几次小买卖，但都还没开张几天就倒闭了。

1938年12月26日，对于云南茶史，甚至对于路东浩来说，无疑是一个最重要的日子。这一天，云南中国茶叶贸易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，办公地点设在昆明市威远街208号，董事长为缪云台，经理为郑鹤春。这公司就是现今云南省茶叶进出口公司的前身。

路东浩经过几次经商失败，早就把家底败光，一个子儿都不剩了。迫于无奈，路东浩经由朋友介绍，跑到云南做了一个制茶工。路东浩本来已经有老婆了，可是他老婆嫌他没出息，在去云南的前一晚，她撅着屁股就跟着别的男人跑了。

佛海妖宅



路东浩对此倒看得开，根本没去找回老婆，孑然一身地就去了云南。

1939年，云南中国茶叶贸易股份有限公司本着“开发滇茶，增加资源，改良制法，另辟欧美新市场”的宗旨，相继成立了顺宁茶厂、佛海茶厂、康藏茶厂、复兴茶厂和宜良茶厂。

佛海茶厂是当时五个新建茶厂中条件最艰苦的一个。佛海茶厂就是勐海茶厂的前身，勐海旧时称为佛海，位于西双版纳。那里常年高温，雨水丰富，原始植被茂密，因此被人视作“瘴疠之乡”。不少制茶工人对此望而却步。路东浩从未去过佛海，不知其中辛苦，所以第一个抢着报名参加了。

建厂之初，总公司调选了原恩施茶厂初制茶工25人、江西精制茶工20人，另有学员20人。路东浩连学员都算不上，只是厂里一个干苦力的，为了不至于被饿死，路东浩只好咬紧牙关硬撑着干了下去。

佛海的地理位置很偏僻，一帮工人由宜良搭车到玉溪，然后雇用马帮经峨山、元江、墨江、普洱、思茅、车里等地，长途跋涉月余才到达佛海。

佛海厂址定在一块80余亩的荒地上，为建盖厂房，路东浩这等干苦力的人就被派去附近深山砍伐木料。当时森林木材是无主之物，爱怎么砍就怎么砍，只有毛竹是当地居民种植的作物，必须通过购买才能获得。

怎知，在一次砍伐中，路东浩竟有了一次奇遇。那天，毒日高挂，路东浩满身臭汗，他正感叹人生不如意，却听到丛林里一阵骚动。只见一个衣衫褴褛的中年男人跌倒在草堆里，路东浩心生好奇，走过去想看看究竟，没想到却吓了一跳。原来那男人满嘴鲜血，舌头已被人割掉了，身上还有很多道伤痕，就算能活下来也是生不如死。

路东浩原本是个教书的，现在也只与茶叶打交道，他顶多见过杀猪杀鱼，又哪里目睹过这等血腥的场面。路东浩想背着中年男人回到厂

里，可那男人却拼命地抓住他的袖子，并掏出了一本蓝色封面的经书。路东浩别的不会，最擅长的就是识字，他瞅了一眼蓝色封皮，上面写了两个大字：茶经。

《茶经》是唐朝陆羽所著，是世界上第一部茶书，陆羽更被誉为“茶仙”、尊为“茶圣”、祀为“茶神”。《茶经》在茶文化的地位甚高，因此流传也广，不过这书却有一个千年谜团。原来，在《茶经》里，一共介绍了13个省份、42州的名茶，却遗漏了赫赫有名的云南滇茶。关于这个疑点，现有很多种猜测，但都是勉勉强强，细推之下根本站不住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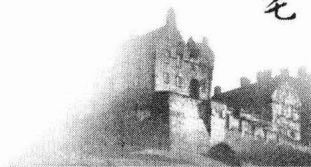
路东浩接过《茶经》，迷茫地看着中年男人，不明白这本经书有何重要之处。要知道这本经书已经流传了下来，在厂子里他还见过几次，这经书并不算稀奇。路东浩想问中年男人为何如此，但那男人舌头都没了，又怎能开口说话？路东浩也没有机会问，因为中年男人迅速地推开了他，并慌忙地做出快跑的手势。

转眼间，炎热的丛林里出现了几个金发的洋鬼子，路东浩见此情形就两腿发软。那时候，中国已经被列强侵略，他见识过洋鬼子的残暴，并马上猜出中年男人被割舌肯定与洋鬼子有关。中年男人惊急地挥手，路东浩不敢逞强，于是低声说会保护好那本经书，然后就没命似的逃出了丛林。

在这之后，路东浩再也没见过那个中年男人，不知那人最后的结局如何。不过他想到既然那人危急中将这本书托付给自己，那这书必然扎手。所以他留了个心眼儿，将书埋在了丛林里，做下记号，并没有带在身上。

那晚，几个洋鬼子由土司带领，到茶厂里搜了一圈。他们别的不翻，专拣带字的书翻，路东浩马上想到他们为的就是那本《茶经》。洋鬼子虽然没有枪械，人也不多，但所有人都惧怕洋人，就连土司对其也点头哈腰的。除了路东浩，没人知道洋鬼子是为了经书而来，他们还以

佛海妖宅



为是来抢占茶厂的。最后，洋鬼子们和土司都没有找到那本经书，所以事情就不了了之了。后来，路东浩才从别人的口中得知，那伙洋人是英国人。过了一天，听说那些英国人已经离开了佛海，路东浩才跑回丛林，偷偷地挖出了那本经书，可他却马上傻了眼。

原来经书竟是一本残本——后面数页被人硬生生地撕掉了。路东浩百思不解，一本到处都有的经书，缘何英国人要得到它，那中年男人又为何舍命保护经书？

带着疑问，路东浩翻开了那本《茶经》，他以前就看过《茶经》，只觉得内容生涩难懂，虽然对茶的讲解很详细，但他却不得其要领。令路东浩大感意外的是，这本《茶经》却不同于陆羽所著的那本《茶经》，内容完全不一样。

陆羽的《茶经》总体有十大章，分别为一之源；二之具；三之造；四之器；五之煮；六之饮；七之事；八之出；九之略；十之图。路东浩手上的那本《茶经》虽然内页也写了陆羽著，却只分为上下篇，上篇论茶汤品质、烹饮方法、种植方法和茶器等；下篇却讲茶中异事，尽是一些诡异之说，甚是迷信。其实正本《茶经》的七之事里也记载了不少的传说神话，但都没有这残本上的离奇。根据里面的记载，似乎有一个天大的秘密，可惜，最后那几页被撕掉了，路东浩没有看到那到底是什么秘密。

不过，前面的内容却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帮助。借由那本残缺的《茶经》，路东浩制茶手艺突飞猛进，一下子鲤鱼跃龙门，变成了精制茶工。

事情始于他们种植茶树。那时厂房建好大半，茶树就要种下了，很自然地，这些活由路东浩他们这些干苦力的完成。在茶人指挥下，路东浩和几个壮汉忙了一天一夜，但路东浩却觉得种植的方法不对。

在残本《茶经》中，有一句“茶喜高山之阴，日阳之早”。路东浩看得明白，意思是说茶树适合在向阳山坡且有树木荫蔽的地方生长，可

是种茶人却指挥他们种在向阴的地方。路东浩于是不知好歹地提出了质疑。

种茶人丢了脸面，立刻呵斥他不许再胡说，可这一切却被一个主事人看在眼里。那位主事人叫王仲文，曾出国留学，没什么架子，他走过去就问路东浩为什么会那样说。路东浩正好憋了一肚子的委屈，他抓住机会，一股脑地说了出来。

路东浩说，茶树起源于中国西南的深山密林，亚热带森林植物杂生在一起，被高大的树木所遮挡，在漫射光多的条件下生育，形成了耐阴的习性。若改变了一物的特性，它的本质就会变化，到时候茶的味道也会因此改变。

王仲文很快就明白过来，路东浩说的虽然抽象，但不是没有道理的。因为植物是通过光合作用制造养分，光照强度会影响光合作用的进程，在连环影响下茶叶的产量和品质就会跟着变化。

王仲文经过一段时间的仔细观察，惊讶地发现路东浩懂得很多茶理，甚至比精制茶工懂得的还多。于是破格提路东浩为精制茶工。有人多次问他，为什么忽然那么了解茶道，路东浩只是笑说边看边学的，从未向人提起过那本残缺的《茶经》。

1941年，太平洋战争爆发，日军染指南洋，战火逼近缅甸。佛海地区遭受了日机轰炸扫射，人心惶惶，动荡不安。昆明滇中茶公司电令全厂撤退。在撤离的时候路东浩不幸掉队了。为了躲避日机轰炸，路东浩只好一人东逃西躲，最后奔进了一座荒废的宅子里。那座宅子早就没人住了，当地人说那是一间闹鬼的凶宅。是前几年一个英国人建的，可是后来那家人回国后就没再回来。那间宅子曾经被当地人强占，却不知为何总是有人失踪，于是就传出宅子有不干净东西的流言。久而久之，再也没人敢接近那宅子，跟其他传说里的鬼宅一样，那座宅子也荒废掉了。

这种狐精鬼怪的故事，路东浩不知听了多少，还能编出本书来，因

佛海妖宅



此他嗤之以鼻，并不取信。躲避轰炸时，路东浩被迫跑进了宅子，怎知这一次他却见到了难以想象的事情。至于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很遗憾，我也不知道。这个故事中的主人公路东浩，就是我的祖父。1949年，全国解放后，我祖父做起了茶叶的大买卖，并漂洋过海地定居在马来西亚，没有再回国。有人曾问过他，怎么白手起家得那么快，一下子成为富商，但他总说是运气好罢了。

后来，我祖父只在一次酒醉时提到过，他的成功缘于那本残缺的《茶经》。那天祖父躲进鬼宅时，发生了一件特别的事情，他借着《茶经》里的内容提示，得到了一个黄金盒子，里面有一件无比珍贵的东西，因此发迹。我好奇地追问黄金盒子在哪里，祖父说他没有带走黄金盒子，仅带走了盒子里的东西，而且只取走了一小部分。我追问他为什么，他却已经醉得睡死了过去，什么也说不了了。这件事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向往的种子，以致很多年以后，我依然牢记着这件事情。

02. 青岛地铁前期探测工程

祖父一直活得很精神，他常说这是喝茶的福气，谁都以为他能活到百岁，却不想在1979年因车祸身亡。祖父西去后，我父亲和大伯父接手了茶行生意，并把茶行一分为二。大伯父的茶行越做越红火，可父亲却流连于赌坊，以致一年不到就倾家荡产，还和大伯父闹翻了。

家产没了，父亲在马来西亚走投无路，他听说祖国对归国华侨有优

待，于是走了点关系，重新回到了中国。我跟着父亲回国后一直住在武汉的台湾路，父亲过惯了花天酒地的日子，归国后虽然得了优待，但还是不能满足他的欲望。一年后，母亲实在受不了父亲的不争气，于是愤然离婚，跟了一个有钱人嫁到了美国。

我的名字本来叫路威迪，后来母亲改嫁他人，父亲一气之下给我改了名——路建新。父亲说，既然回国了，就把名字改成有中国味的。其实，父亲是希望我能替他争口气，也能像祖父那样，闯出个名堂来。可惜天不遂人愿，1988年的夏天，我带着父亲的厚望和他买的一瓶健力宝参加了高考，结果考出来的分数只够上一所本地的破大专，并没有考上父亲期待的清华大学。

我读的是中文专业，这专业最叫人多愁善感，我实在不喜欢，所以就把精力放在了打篮球上。打着打着，一不留神就打进了市队，我正以为终于替父亲争口气，可还没正式上场，却不幸在训练的时候受了伤——左腿韧带断掉了。因为受伤的原因，我不能继续打篮球，所以只好退出了市队。

父亲在我伤愈后外出了一个月，回来没几天就去世了，死前他还在喝酒划拳。家里的亲戚只有大伯父一家子和远嫁美国的母亲。但我母亲早就跟我们失去了联系，因为以前父亲闹得很凶，我们家和大伯父也已经老死不相往来，父亲去世后我谁也没有通知，一个人办好了父亲的后事。之后我就怀抱着发财的梦想，跨过长江、黄河，去了首都北京。

当时有个大学的朋友在北京混了多年，他说北京满地是黄金，只要在北京待个把月，别说黄金屋了，就是美国的白宫也能买下来。朋友叫我马上到北京来，他会带我住北京天伦酒店，费用他全包了。我那时还比较淳朴，傻不拉叽地就坐火车北上，却低估了他在北京浸淫多年，沾染了八旗遗风，总是有骆驼不说马，满嘴跑火车。

到了北京，我连朋友的面都没见着，再也没联系上他。我身上就只带了800块钱，实在没办法，就只好先花了100块在京城东南角的松榆

佛海妖宅



里租住了一个地下室。那个地下室有很多间小屋，除了我还住了不少的北漂族。当时是冬天，地下室没有暖气，跟个冰柜似的。住了没几天，我的左腿就疼得厉害，走路都没力气，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。

我的学历在北京不算出色，也没什么本事，所以一直找不到工作。我带来的行李很少，除了几件厚衣服，就只有那本残缺的《茶经》。祖父在去世那年就把那经书给了我，这件事除了我们俩，谁都不知道，包括我父亲。没过多久，他就因车祸去世，现在想来，他似乎早就预感到自己大限将至。可惜我那时还小，不识古文，到了大学又爱上了篮球，哪里有闲工夫读这本破书，所以就扔在了一边。

我离开武汉前原本要丢掉它，但转念一想，这是祖父留下来的东西，还是放在身边好了。在北京的那段日子，我实在无聊，于是就翻了翻这《茶经》。我对古文实在头痛，看得一知半解，还没看到两页就睡着了。正所谓天无绝人之路，当我犹豫着要不要离开北京回到武汉，不想却遇到了一位贵人。

那位贵人叫赵帅，这名字不是白叫的，他长得的确很帅，处处风流，经常有女人为他一哭二闹三上吊。赵帅是我大学里的师兄，他是北京人，家里挺富裕的，不过比起祖父的产业就欠多了。我遇到赵帅是在故宫里，那时候西装革履的他正挽着一个洋妞儿，比神仙还快活。那天，我已经计划过几天就离开北京，所以想在走前瞅瞅故宫长什么样。看到人生如意的赵帅，我心里大喊倒霉，怎么在潦倒的时候遇到认识的人了。赵帅说话大声，他叫了我的名字，周围的人都看了过来，以为赵帅要喊抓小偷。

“路建新，你小子怎么也跑北京来了，来了也不打声招呼。”赵帅开口问。

“唉，一言难尽，我就是想联系你，也不知道上哪儿联系啊。”我自嘲道。

“难得又见面了，咱上馆子聊去。”

把洋妞打发走后，赵帅不由分说地就把我拉到饭馆，谈话中他才慢慢得知我的情况。赵帅是个对兄弟掏心掏肺、不会装蒜的人，他一听我被朋友摆了一道就来气，更骂我蠢得跟头猪似的。他骂骂咧咧地说，现在的人连爹妈都能骗，你还信朋友？别人在北京混，全凭一张嘴。今天去总参，明天去国务院，后天去联合国，北京他妈的这号人能围着赤道站一圈。我要是你，打死也不来！

我叹了口气，遇人不淑，只能怪自己。赵帅叫我别走，他给我找个活干，虽然不能保证马上飞黄腾达，但起码不至于再住冰冷的地下室。当晚，赵帅硬说要给我找个妞解决生理需要，我这几天吃不饱穿不暖，身子虚，哪经得起折腾，于是谢过他后就要回松榆里。赵帅一听更不成了，他说既然咱俩碰上了，哪还能让你继续窝在那个鬼地方。

半推半就下，我当晚就离开了地下室，暂时住进了赵帅的屋里。赵帅家是搞工地建设的，他老爸老妈为人耿直热情，待我如亲生儿子，一住就住了近一年。次年春天，赵帅老爸在青岛揽了一个工程，并安排赵帅和我去那里跟一个姓李的老师傅学做监工。

可以这么说，那次青岛之行，是我后来所有诡异经历的开端。

赵帅乐呵呵地接受了安排，他老爸经常将他下放，意在锻炼儿子，将来好做接班人。赵帅除了会泡妞，还能吃苦，跟那种一般的大少爷不太一样。我们坐火车到了青岛，在宾馆把屁股坐热后才奔到工地瞧瞧情况，如领导视察一般地对工人嘘寒问暖。

这个工程是地铁前期探测，工人会在地铁路段打很多个探测洞，每个洞都有20多米深。也许很少有人知道，青岛从1987年就开始筹建地铁工程，并于1994年正式组建了青岛市地下铁道公司，同年12月一期工程试验段项目开工建设。可是，这工程到了2000年竣工验收，此后却没有了下文。当然，这些后事不在本回内，不提也罢。

先说地铁前期探测时，曾在青岛老城区挖过几个探测洞，赵帅和我

佛海妖宅



就住在工地附近的宾馆内。赵帅一到宾馆就开始找女人，那时候黄赌毒抓得不算严，但做那行生意的女人也不算多，所以找起来挺困难的。

青岛的老城区完整地保存了纯粹的哥特式建筑，那里没有全国一致的高楼大厦，去到那里就跟去到欧洲差不多。在老城区不规则弯曲的小路上，有时不经意地转过街角就能看到大海，一切都显得那么的安宁。

我对找女人的事情有点心动，但看了大海以后，就把那些肮脏的想法抛在了脑后。那天我一直待在海边思考人生，想起在马来西亚的点点滴滴，想起祖父的一言一行，想起祖父那次醉酒提到的佛海鬼宅以及残缺的经书，还有那个黄金盒子。

家道中落后，我曾几次想起祖父的话，但只觉得那是玩笑话，从未当真。如果真有黄金盒子，祖父怎么会傻得不要盒子，而且没把盒子里的东西全部带走，这不是现实版的买椟还珠吗？那时候，我在武汉上学，老师天天教育我们做四有新人，要脚踏实地，又何曾有人想过投机取巧？望着辽阔的大海，我思绪万千，一直在海边待到晚上，我才慢慢地走向宾馆。

赵帅的房内淫声起伏，叫人听了胡思乱想。我正想回房休息，不去听赵帅急促的呼吸声，却看到工地上的李师傅从走廊尽头奔过来。李师傅就是带赵帅和我的监工，为人忠厚，处处提点我们。现在都是晚上了，李师傅这样慌张地跑过来，我下意识地就想是不是工地上有人出事了。

李师傅疾步走到我面前，他听到赵帅房里的声音后，先是红了脸，然后才喘着气说：“小路啊，你快跟我去工地上看看吧，那里出事了！”

我暗叫倒霉，真是想什么来什么，当下关了房门就问：“出什么事了，是不是工人受伤了？”

“刚才小吴跟老庞吵架，吵着吵着就打起来了，谁知道后来小吴就被老庞一脚踹进了……”李师傅“唉”了一声，停了一下才说，“小吴

跌进探测洞里了！”

我立刻吓得身子都凉了。探测洞有20多米深，就算是少林寺的18铜人摔下去也得粉身碎骨。工地上要是出了人命，后台不硬的都要进庙蹲个十几年，甚至要判死刑的。我一想到这些就头疼，等我从庙里出来，头发都掉光了，还谈个狗屁美丽人生，倒不如跟着小吴一起跳下去好了。

我急得脑子乱了，对他说还愣着干吗，咱们快点儿去把小吴的尸体弄上来啊。李师傅支吾了一下子，他忽然抬头看着我，说这个小吴的事情有点蹊跷，恐怕不好办。

03. 探测洞

我以为李师傅要草菅人命，隐瞒不上报，正想说这正合我意，可他却猛地摇了摇头。只听李师傅低声说，一出事他们就在探测洞边上观望，可谁也没想到小吴掉下去后就不见了！尽管探测洞很深，但还不至于把地球挖穿了，人掉下去总不可能生不见人、死不见尸。

李师傅看我不信，他懒得再解释，直叫我去现场想想办法。人命关天，工地出了事情，管事的人怎能不在那里镇场子？李师傅叫我马上过去，顺便叫上赵帅，都火烧眉毛了，就算是赵帅在生孩子也得把孩子再塞回去。待李师傅离去后，我就使劲地敲赵帅的房门，过了一分钟，仅裹着一条毛巾的赵帅才嘟囔着把门打开。

佛海妖宅



“搞什么名堂，老子正……”

“老赵，出人命了，你快跟我去看看吧！”

赵帅本想发作，但听了我说的话，他马上软了下来。在赶过去的路上，我把情况跟赵帅说了一遍，他听了就大呼这下糟糕了。工地上的工人们乱作一团，他们一看见我们来了就让出一条路，让我们走到最前面。外人恐怕不知情，一般工地上出了事故，大家都会先自救，绝不会马上通知政府。如果被上头知道了，不仅是罚款这么简单，还有很多麻烦等着你，所以能私下解决的，就不去惊动上头了。

工人们拿出矿用探射灯往探测洞里照，等我们伸头往下一看，探测洞里水波荡漾，洞底全是黄泥水，一个人也看不到。探测洞有时挖得深了，都会挖到地下水，这倒不是很稀奇。工人们说，探测洞里原来是干的，根本没有一滴水，但不知何时冒出了这么多的水。洞里的水积得深了，人掉下去不至于马上没命，我见了这情况就松了口气。

可是，工人们却七嘴八舌地说，就算小吴没摔死，这么久没浮上来也该淹死了。围观的工人们正等着人捞尸体，或者等着尸体自己浮上来。溺死的人要过一段时间才会上浮，这时候要快点捞上来，免得尸体被泡得变了形状。万一尸体泡坏了，死者家属一看肯定就会急，到时候我们就吃不了兜着走了。

“还等什么，下去捞人啊！”我急着说。

谁知道工人们你看我、我看你，竟没人主动站出来，反而全都退后了几步。我跟赵帅站在最前头，工人一退后，我们就觉得针芒刺背。其实，这全怪我跟赵帅，平时不怎么来工地，对工人也不怎么体贴，人家落井下石就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了。

工地上出了人命，当然是负责人着急，工人几乎没什么责任，除了那个跟小吴打架的老庞。那家伙是罪魁祸首，我琢磨让他替我跟赵帅下去捞尸，免了这趟上天入地的苦头。可我往人群里看了看，却没找到老庞的身影，仔细一问才知道那浑球早就开溜了。李师傅年纪大了，哪还